山依然是一座學校：原住民文學與山岳

Mountains Are Still Schools: Taiwanese Indigenous Group and Their Mountains

| 瘟疫蔓延時，
我們閱讀山的蹤跡

| During the Pandemic,
We Read Mountains

> 這裡才有生命！每天看到山，看到動物，生命才有力量，山地人還是山地人。
>
> ——亞榮隆・撒可努（Ahronglong Sakinu），〈山與父親〉。

Text by
馬翊航（作家）

Images by
嘉義市立美術館、Evan Lin

山，不僅僅只是地面上的突起，被平地圍繞的地貌；更不只是一種地理景觀或是自然資源。原住民作家馬翊航透過數位原住民作家書寫山林，探討不同世代的原民作家在屬於他們的當下，是如何看待山林，反覆省思自身與山林的關係。

更近還是更遠？

嘉義市立美術館正展出的開館首展《ㄟ反風景》，以「風景」爲出發點，以「ㄟ反」啟動反思與返回的線索，對照以嘉義爲樞紐的登山、林業歷史，我們「看見」風景的方式，實則暗示了我們的視野與路徑。展場中，日本雕塑家水谷篤司的〈某個世界的開端〉，立起數個下半部漆白的木柱，尖端雕削出形勢色澤不同的山脈，在木柱／山頭之間移動角度的觀者，一如遊走於隱形的山徑與天際線之間。山的神秘與細緻，能被我們縮小掌握嗎？排灣族詩人溫奇，有詩〈山地人三部曲〉：

山上 躍進
下山 滾進
山下 伏進

不過短短 12 字，寫下了原住民在山上與山下的「動態」，輕快躍動的行進與剪接中，埋伏著移動的憂傷。吳錦發在 1989 年編選《悲情的山林：臺灣山地小說選》，起點來自他就讀中興大學社會系時，前往宜蘭南澳調查研究的經歷。在原住民部落的經驗讓他產生巨大的衝擊，「離開」漢民族的視野。「山地」的遙遠與差異，帶動他未來編選、凝聚關於「悲情」山林的種種描繪與思索，30 年之後，我們與山的距離是更近，還是更遠？

嘉美館正在展出的《ㄟ反風景》裡頭藉由當時方慶綿拍攝的〈圓峰望主峰下〉，一窺早期玉山的面貌。

山的教誨

鹿野忠雄在《山、雲與蕃人》中，曾記錄描繪臺灣山林的雄偉豐富，當時與他同行的嚮導、翻譯兼研究助手，是一位阿美族青年托泰・布典（Totai Buten）。霍斯陸曼・伐伐（Husluman Vava）曾經在 2002 年與作家文友一同登上玉山，但他在文章〈攻上玉山主峰〉中，卻提到了「登山」對一位布農族人來說的複雜感受：「玉山山脈曾經是祖先來去自如、隨意縱橫的地方、更是祖先蟠踞千百年的故鄉。而今卻成爲外族人限制族人進出的詭異現象，看到布農族人以祖先留下的爬山能力默默的背著旅客的登山袋、食物及日用品。呵！他們本是獵人啊，應該背著獵物返回部落與家人、族人共享自己的榮耀啊！」沙力浪（Salizan Takisvilainan）《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》也深入了這樣的山林現實，他以身體重返祖居地、重返歷史，「背負」的是物質也是精神。原住民族人在獵人、高山嚮導、巡山員之間的身分移動，更提示我們思索山林間的「轉型正義」，重新思考族人、山林、國土之間的關係。

伐伐後來以長篇小說《玉山魂》，回應了他對玉山的疑問、嚮往與崇敬，透過少年烏瑪斯的成長，收納山林的生命精靈與哲學。反思山林正是重新學習的契機，瓦歷斯・諾幹（Walis Nokan）有詩〈山是一座學校〉，開頭拋出問題：「山，怎麼會是一座學校？」僵化的體制讓我們遺忘山的溫度與語言，重新向山學習的過程，其實仍然藏著未知的遷移、山下的壓迫與挑戰。當他把山的空間與呼吸遞送給學生：當我們走到山下，也請記住山的教誨，「好讓島嶼每一個角落／矗立著一座座英挺的山」。撒可努在《走風的人》裡，跟隨父親前往獵場，學習永無止盡的山林哲學。行前他謹愼地預備火藥與登山鞋，但簡易的雨鞋才是父親心中最好走的鞋：進入獵場要用腳來看路，來呼吸大地的氣息與變化。獵寮的火源象徵獵人與部落社群的聯繫；對獵物的節制、愼重與謙卑，意味著人與動物的平等關係……。獵人哲學有賴獵人之子記憶與寫下，他記得父親說：「這是『我的』獵場」，這句話說得簡潔，但是意味深長。那是篤基長年經驗與足跡的自信，但同時也是對在「國家」之下被視爲「不屬於我們」的土地，沉重的抗辯與呼喚。

也許從前離開了山林，但總有一天會再度回返，就像回家一樣。

山的線索

離開山林與重返山林，彷彿是對自身失落之物的重新勘定。美國的「國家公園之父」約翰・謬爾在《我的山間初夏》裡說：「成千上萬疲憊、緊張，過度文明的人開始發現，到山裡就是回家」，《故道》作者羅伯特・麥克法倫爲此書撰寫的新版引言裡，提及我們在高度人爲、控管的現代環境中，「我們很容易忘記，有些環境不會回應扳動開關與旋轉旋鈕……謬爾了解，荒野會修正這樣的遺忘」。謬爾走入山林並非爲了征服，而是讓山「駐入我們內在，點燃我們的熱情，讓每根神經顫動。」在奧威尼・卡露斯（Auvini Kadresengan）〈神秘的消失〉裡，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回返，「在舊好茶每當晴空萬里，總是對著東方遙望著層層疊疊的山嶺，向著正在飛翔於白雲間的大冠鷲疑問：『達瑞卡哦格勒，我祖先啊！您們今在何處？』」不止修正文明與遺忘，而是記憶與重聚。

當遷徙與離散，發生在過去、現在與未來，山如何成爲路徑與視野？利格拉樂・阿鴻在〈紅嘴巴的 vuvu〉中，織入了南大武山的水氣與閃電，文章中有外來政權的傷害與移轉，家族的分支與遷徙，神話的能量與記憶在現實政治下的萎縮消逝——山林有沒有可能護佑巨大與微小的憤怒哀傷？里慕依・阿紀《山櫻花的故鄉》寫下泰雅族堡耐・雷撒一家人，從北部斯卡路部落遷徙到高雄那瑪夏鄉開墾、遷移、回歸的經過。追憶故鄉，即是思想山林秩序：「泰雅族群與自己居住的山川林地之間，自有人類與大自然和平共處的 gaga。人類從山林土地擷取養分以滋養生命，絕對不會將土地山林的壽命窮枯耗竭。」只是現實從未停止其試探與震動，原住民青年詩人黃璽的〈十二個今天〉，以「時間」的往復凝縮了日常景觀，山也有祂的身體，一如我們的搖搖欲墜，危疑不安。「街燈一盞一盞，淺淺地剖開山嵐。／鳥鳴透了進來，／『也許能從那裡逃跑吧？』強烈襲來的疲怠感說。」

現實與抽象的衰老、疲勞、滑動之下，詩的眼睛可以防滑嗎？躍進滾進伏進之外，原住民寫作者仍在創造「進」的可能。唯一可知的是，抵達山林不只一種腳步與行程，只要讓山認識你，山就可能是一座學校。

馬翊航

臺東卑南族人，1982 年生。池上成長，父親來自 Kasavakan 建和部落。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，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。曾任《幼獅文藝》主編，著有個人詩集《細軟》、散文集《山地話／珊蒂化》，合著有《終戰那一天：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》、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 臺灣文學故事》。